

Cailan Tanrensheng

蔡澜读人生



蔡澜 · 著

BOOK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蔡潤
著

蔡潤談人生

Caijun Talks About Lif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澜谈人生 / 蔡澜著. —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9. 2
ISBN 978 - 7 - 80766 - 065 - 1

I. 蔡… II. 蔡…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6201 号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5106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坂田吉华路 505 号大仟工业园三楼)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邮购地址：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联系电话：020-87347994 邮编：510600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63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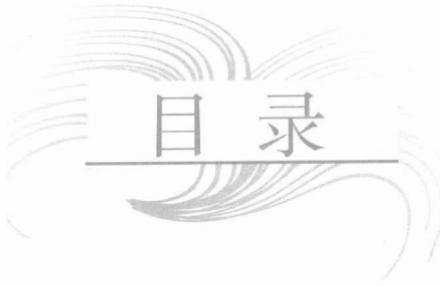
2009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 — — — — —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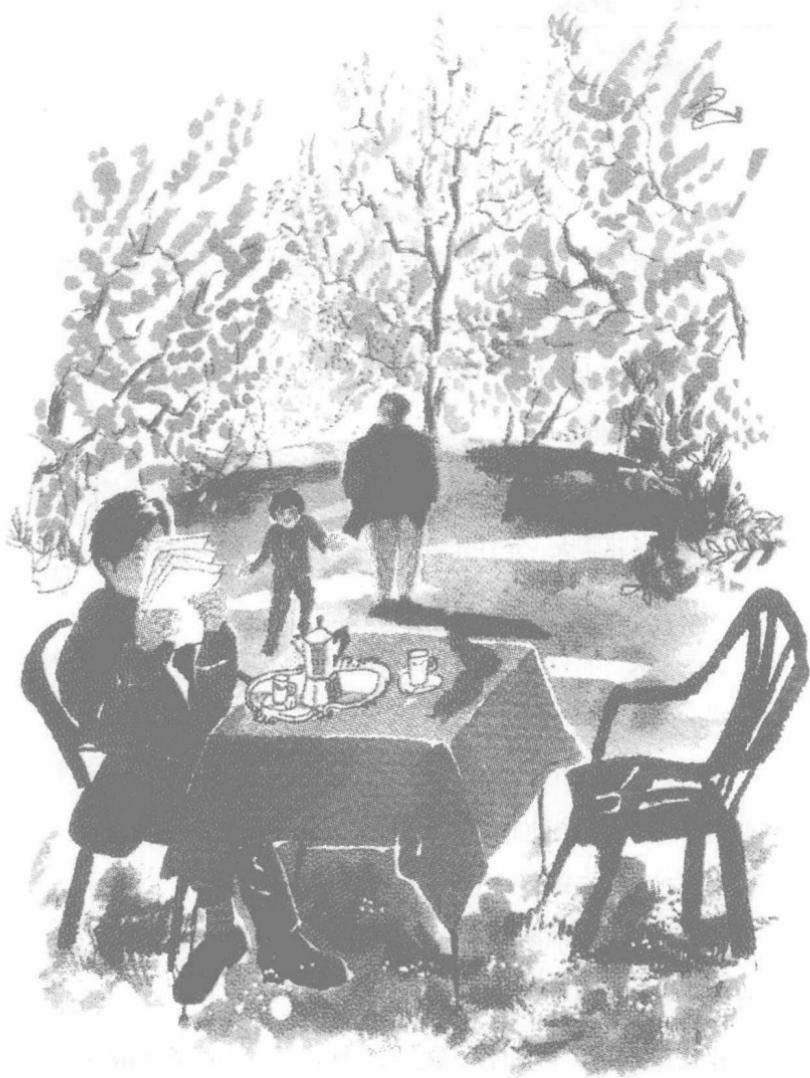
黄振	2
尊荣林荣	4
厂长	6
田记花店	10
我们这一代	12
茶道	16
生存之道	18
做人	20
老	25
白发	26
孩子	28
幸福	30
咸酸甜	34
压力	40

名利	42
成就	44
满足	46
足矣	48
放纵的哲学	50
下等福	55
饱死	56
反运动	58
花钱	60
教养	62
老	64
纸	66
寻开心	68
基本条件	70
疯	72
痛苦与快乐	74
结缘	76
拾忆	78
同好	80
正业副业	82
废人	84

整心	86
缩影	88
普通人	90
好运	92
街边小吃	94
独笑	96
旅行	98
长辈	100
未来	102
清心	104
同情	106
轻的礼赞	108
啤酒颂	110
听	112
老师	114
判官	116
咪摩	118
牛豆	120
生意经	122
垃圾	128
木兰	130

土产	132
洗碗碟	134
我醉欲眠君且去	136
王尔德语录	138
杜连歇尔的肖像	140
爱情和婚姻	142
接吻浅解	144
不足	149
嫁个有钱人	150
心酸的情人	152
杂货店	155
最重要的是对得住自己	156
小小说之六	161
新欢旧爱的抉择	162
爱情友情难分辨	166
可否轰轰烈烈爱一次?	170
嫌三嫌四, 不如放弃	174
错爱薄幸人身心崩溃	178
友情渐淡谁怜寂寞人	182
我不要空虚	186
何处觅真心	190

想得那么多，要做哲学家吗？	194
富家子的哀愁	198
师兄禤绍灿	202
儿女	207
访问自己	208
穷光蛋	213
人生的真谛	214
公事包	219
做人难	220
野茶禅	225



黃 振

洪导演有位好友叫黄振，乘星期天休息特地由香港飞来探班。两人打一场高尔夫球，便回去。

这位自由来去的仁兄，白手兴家，在中山开制衣厂，有一千多位职员为他做事。

黄振五十四岁，样子相当卡通化，为人好客热情，个性极为开朗，和他一起聊天，是件乐事。

“人干嘛整天嘻嘻哈哈？”我问。

黄振大笑一轮：“人生太苦，你没看到婴儿一生下来就是大哭吗？”

我点头。“还有，”他继续说，“即使他不想哭，大人也要打到他哭才甘心，你说他对这个世界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这个观点也新鲜，“所以你就每天吃喝玩乐？”

“我已经到了我的收成时期，年轻时苦过，现在享受一点，也不算太过分吧？”

我又点头。墨尔本的天气已入深秋，有时如严冬一般寒冷。黄振在他的制衣厂拿了多件厚夹克来送给洪金宝，海关人员见他



只来三天，带那么多衣服，不相信他，留难了一阵子，我问他：“你不生气吗？”

“生气？”他说，“有什么好生气的？向着白痴生气，我才没那么好气。”

豁达的黄振，任何不愉快的事，总将它变成快乐，我很羡慕。

“你们那么辛苦干什么？”他问，“每天六点天还没亮就开工，迟一点去不行吗？”

这句话连洪导演听了也生气：“喂，黄振，你在收成期，不是每个人都在收成期呀。”

黄振认错：“说得也是。就怕有许多人到了收成期，还不懂得享受，应该像对婴儿一样，打他们的屁股才醒。”

尊荣林荣

干电影这一行，其实应该说做任何一种事业，要是遇到好同事，工作也能变为乐趣。与灯光师林荣在一起，就是个最佳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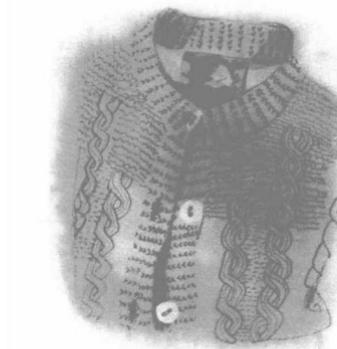
大家在戏院里看到的一场街道的夜景，男女主角依偎着散步前来，这个镜头通常要花四五个小时的灯光设计，才能把完美的光与影营造出来。许鞍华以前拍的戏，有这么一个场面，林荣负责打光，我带了朋友去探班，看他态度轻松，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向我的友人风趣地自我介绍：“我叫尊·荣，林荣太难记了。”

不消一个多钟，他已经把整条街的灯光搞好，对许小姐说：“导演，得了。”

林荣的本事，是应该亮的地方亮，暗的地方暗，自然中增加美感，而不浪费地把夜景照成白昼。

他很快，快得有理由，一次拍场日景，他把四支石英灯排在一起照去，说：“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太阳，光源也只有一个，何必东一支灯，西一支灯？”

电影的拍摄，等待灯光的时间占去三分之二，导演和摄影师的事前功夫做得好，配上个优秀的灯光师，进展便很快。有了林



荣，不但不必等，有时还给他东一句“得了”，西一句“得了”，催促得团团乱转。出国拍外景，更是林荣的拿手好戏，他日夜搏杀，当地的协助灯光组绝对赶不上他的节奏。事前 he 已铺好路，自掏腰包请手下们大吃大喝，私人关系搞好，大家对工作上的艰辛，也只有吞入肚子里去。我和他到过许多异乡，佩服他的是他的语言天才，每抵一地，必先学几句调皮话和关怀的字眼——前者用来引当地土女们哈哈大笑；后者在众人夜班拍得辛苦时运用，让人对他服服帖帖。

《沙漠枭雄》的法第，杨·占士邦片集的亚伦·显斯等名摄影师在香港拍戏时林荣都跟过，他们无一不对他赞不绝口。我在英国遇到他们，皆向我说：“代我问候尊·荣。”

林荣也有他严肃的一面，他说：“电影这一行显然已经干定了，为什么不将它干好？”

这一句话，其他行业也用得上。这种人才，才有资格叫做专业人才。

厂长

一位世叔，为人十分忠厚，他身为一小职员，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朋友们都叫他做“厂长”。

厂长来自内地，二十二岁与同乡的一个少女结婚，她只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我不明白为什么朋友都叫她做“事头婆”。

厂长和事头婆共设“一厂”，自结婚的翌年起，连续制造了十八个儿女。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家叫他们“厂长”和“事头婆”。

厂长的职业是印务馆的收件员，收入有限，何况他做人老实，从不收取外快，孩子一个生完一个，真叫苦连天。每年最焦急的是开学的时候，厂长硬着头皮东挪西借，朋友们亦知道借款是有去无回，还是给他支援。

印务公司是文化人组织的，都有点良心，了解厂长的家境之后，分点家庭工业给他做，那便是承印名片和贺年卡。

厂长的小型工厂效率极高，交货奇准，因为他们一家四十多只手，日夜赶工，从不拖期。

苦的是事头婆每天必须把一切家具搬进房，客厅才能变为小工厂，到休息时又要搬回来。其实，她搬不搬也是一样，他们那



小小的巢，到了晚上，无处不躺着人。

作业赶完，三更半夜，厂长照旧想乐一乐，向事头婆使了个眼色，但多数给事头婆骂一顿而作罢。

大家都以为厂长有过人之处，邻居的太太问道：“事头婆，厂长是不是……是不是特别地厉害？”

她淡然地回答：“没有呀！”

“那……那怎么百发百中呢？”太太问。

事头婆生性诙谐，懒洋洋地说：“百发是百中了，但是一年只有一发。”

厂长生活虽苦，但也不失幽默。人家看他整天替别人印名片，自己却一张也没有，问：“你干嘛不自己也来一张？”

“我没有什么头衔，印来丢脸。”他说。

“随便安一个不就行吗？”

厂长想了一想，说：“好吧，就在抬头印上‘十八子之父’好了！”

像残片中的过场戏，日历一张张地翻飞，转眼之间，儿女都

长大了。

十八个，都聪明伶俐，所谓的优生学，全是鬼话，每个都青出于蓝。

孩子们对于功课，阿大教阿二，阿四向阿三学。家里地方小，楼梯口有公家电灯，这就是他们的教室。家庭教师者，休想染手。

课余，他们组织了口琴、合唱、乒乓、篮球等各一队。货赶完后，工厂有时也变成国术馆，大家练起功夫来。成群结队地走出去时，邻近的顽童都要向他们低头。

最辛勤的还是事头婆，她负责清洗一家人的衣服，煮小工友们的三餐。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厂长的衬衫裤子洗得特别干净，烫得特别服帖。厂长穿着起来，大模大样，别人看他，十足像是间大工厂的厂长。

不过厂长口袋里只有单据没有钞票，他用一分一毫都要仔细算过。搭巴士时，专找拥挤时间，作要下车状，售票员找到他时，马上跃下溜走。

厂长在商场上，人头熟，人家亦喜欢看他的笑容。足足有几



十家和他谈得来。于是厂长在午饭时刻，必定轮流走动，在各店头免费吃了一餐。当时的店都自己开伙食，多一个人吃也不在乎。饭余厂长讲的笑话大家记得，厂长一个铜板也没付的事没人想起。

又是一张张日历翻飞。

儿女们都修完中学，有的半工读大学，有的各自找职业，都有基础。和二十多年前的厂长一样，纷纷创造两人世界。他们都知道父母的辛酸，每月均将部分入息奉送。十八个，加起来不是小数目。

如今厂长自己真的有间印刷厂，请不少工人。到了赶货，人手不足，一个电话，所有儿媳都集合，劳动力增加数倍。空余，大家索性自己组织一个四十人旅行团，游历世界。

回来，厂长又依然地到各处去收订单，每天和商家联络，身边老带个传呼机，人家说老是响个不停吵死吗？

厂长笑着说：“不，这是赚钱的音乐，唱的是苦尽甘来的歌。”